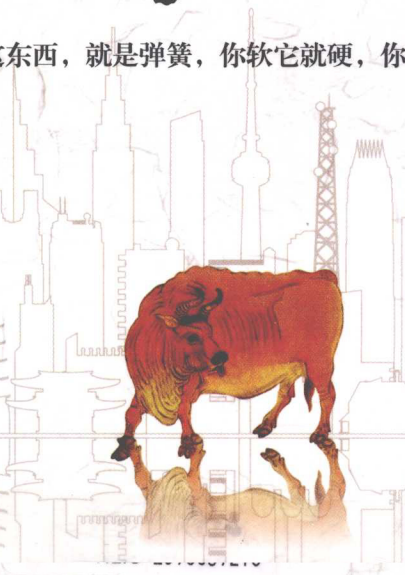


有个农民叫秦二世

谢德新 著

命这东西，就是弹簧，你软它就硬，你硬它就软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有个农民叫
秦二世
谢德新 著

命这东西，就是弹簧，你软它就硬，你硬它就软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个农民叫秦二世 / 谢德新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5133-0125-1

I. ①有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9867 号

有个农民叫秦二世

谢德新 著

责任编辑: 李梓若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汝果儿 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3 月第一版 201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125-1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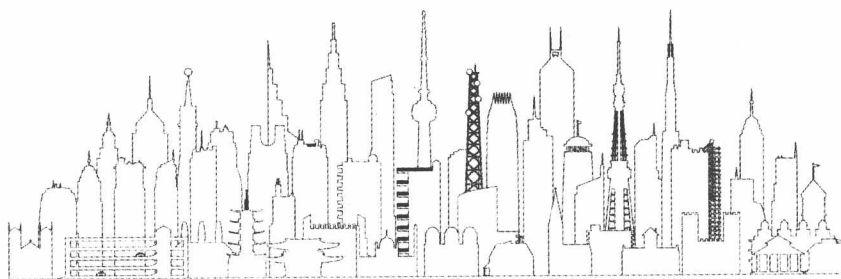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卷一 秦二世 001

卷二 傻丫鸭鸭 097

卷三 水晶球 135

卷四 望沛楼主 175



卷

一

秦二世

引子

秦二世正儿八经姓秦，称他为秦二世只因他是秦始皇的儿子，此秦始皇非统一六国的始皇帝。他只是大别山三流镇妙仙村的一位普通农民，本名秦石晃，众人称呼也许取其谐音，也许在他身上确曾兼有嬴政的霸气和暴躁。作为他独子的二世自然沿袭了称谓，时间久了，竟不知当初取的是什么名，四邻八村一律以秦二世呼之。

秦石晃虽说是农民，也只能算半路出家，他原生活在离妙仙村十几里远的三流镇，自己也不知何年何月所生，父母是谁，这名字还是一位姓秦的私塾先生随意所取，姓是先生有私心赐的，名号只因从小全镇人都称他“小石头”，镇上人打小就看到他跟垫街的鹅卵石差不多蹦来蹦去，别人也可以踢来踢去，没尝过父慈母爱，也没有兄呵弟呼，更不知出处来历，就像孙悟空当年是从石缝蹦出来的吧。秦老先生略掐八字，子丑寅卯，推演小石头命犯一个“晃”字，故此命名，后来不知哪位好事者叫顺嘴儿了，将他与当年气压群雄的始皇帝联系到了一起，有一世父亲始皇之因，后自然有儿子二世之果。

三流镇是濒临淮河的一个水旱码头，淮河三条支流史河、淝河、杭埠河在此交叉汇集，顺流而聚各色三教九流人物并在此定居生活。冲出浪尖的，走了，沉淀下来的，造就一片集市。许多年来，肆铺林立，商贾如云，由此带来赌场、妓院、烟馆，盛极一时，少年时的秦石晃是个穿梭于勾栏酒肆的提篮小卖。解放军大军南下时，因一个偶然机遇，秦石晃被一位部队首长看中，当上了勤务兵，随首长南下。后来首

长在毛主席家乡湖南转业了，成为地方官，秦石晃也随之转业。转为地方官的首长娶了貌美如花的湘妹子成了家，秦石晃也随之成为首长家的勤务员，这一年，他刚满十七岁。

问题竟出在这个要命的十七岁，这正是文学家津津乐道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十七岁。虽在妓院、烟馆的氛围长大，每天生活在香花粉丛，见惯打情骂俏，可惜粗茶淡饭未饱，从小便营养不良，发育较晚，小秦虽已近八九点钟的太阳，却依然情窦未开，可每晚中年首长与新媳妇撕拉哼叫的房中响动还是吵得他睡不着觉，又不敢扒门缝、舔窗纸去偷窥，由惊奇、烦躁到想入非非，可怜的十七岁少年竟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手淫。

刚满十八岁的湘妹子被首长雨露阳光滋润得更加水灵了，成天迈着轻快的步子，口中不断地哼着小曲，乌黑的大辫子甩来甩去，白里透红的脸蛋又添香粉胭脂，束起的胸哗啦松开，脆脆的湘音呼小秦干这干那，有时还不经意地拍拍他的头，捺一下他的肩，拉他玩“跳绳”，手挨手，秦石晃感觉湘妹子白白的小手发滑，似乎像小时候在河沟摸的小泥鳅，坐近旁时香香的气味喷吐在石晃光溜溜的脸蛋上，时不时给十七岁的少年带来心悸和脸红。嫁过人的湘妹子大约视自己已是妇人吧，在她眼里小秦未婚即为孩子，虽说她比他仅大一岁。只不过是青涩的半大撅子，在乡下称为没打鸣的小公鸡。湘妹子十分爱干净，每天都要洗热水澡，每天都由小秦烧好热水，首长亲自端进屋关上门帮着洗，一次澡要洗大半个时辰，伴着水响，伴着嬉笑。

有一天，天都快黑了，因首长外出还未回家，湘妹子说要洗澡了，喊小秦，小秦连忙备好了热水，兴冲冲地端向湘妹子冲澡的橱夹间，放在门前正准备离去，湘妹子喊“端进来”，小秦又兴冲冲地往屋里端。呀！如花似玉的湘妹子全身光溜溜地站在大木桶上，小秦退也不是，进也不是，直感觉眼前一片白眩。

“来呀！快！死小秦，冻死了。”湘妹子连喊带示意他在身后从头往下淋水，这可折磨了十七岁的少年！心跳、喘气、目晕、口干，又被莫名

的香味熏得昏昏似迷。一盆水还未倒完,从湘妹子眩白的脊梁,浑圆的胳窝,黑黑细细的腋毛处,看到白白的山窝,向后挤颤的山座,小伙子脑子一热,从后抱住了湘妹子。

其结局可想而知了,秦石晃卷起铺盖走人,还算首长和湘妹子讲仁义,也许还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因素,开了张理由堂而皇之的回乡介绍信,十七岁的少年又回到了生育他的三流镇,提篮小卖的装货篮筐不知扔哪去了,多了一张盖有大红印的退伍军人证。那年月,对公家安排不安排无所谓,远没有以后视身份如生命般珍惜,他也没要求乡政府给安排工作。以后的岁月里,炸过油条,磨过豆腐,拉过架子车,倒腾过布票粮票,收羊杀羊卖羊肉,小镇无业人员常干的营生他都尝试过。有幸也结了婚,生下了秦二世,平时喜小酒两盅,赌点小牌,吹点小牛,打点小架,困窘了便拿着退伍军人证到公社赖顿顿饭,闹点补贴。只是不近女色,街坊邻居评论谁家姑娘媳妇漂亮,他总是不屑地说:“那还叫漂亮,还不如湘妹子的一个脚趾头。”接下来又滔滔不绝地谈他的那段艳史,当然增加了一些夸张吹牛的成分,结尾照例悔恨地说:“要是不回来,哼!”弦外之音现任的公社书记算老几,他干革命晚多了。乡里乡亲闹事打架,红白喜事,出面摆平,当“知客”他有一份;民间向官府反应委屈,告状说理,挑动他出个头;街道赈灾济贫,摆平一些缠手事,时不时也请他出个面,壮个威。这种人在干部眼里虽是难剃头,只是根正苗红,大下放时本不在其数,有一段报上宣传“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”,老秦一时激动,又加上这种拖家带口的浮萍生涯确实窘迫、无聊,主动报名下乡,公社乐为其披红挂彩,典型宣传,敲锣打鼓送下乡。于是,我们这位十六岁参军,十七岁退伍的秦石晃随着下放大军光荣地扎根在妙仙村。

游荡子秦始皇本没有娶媳妇的命,当年为他赐名的私塾秦老先生曾为他看过相,说他印堂虽宽,眉眼吊斜,鼻梁虽挺,略带鹰钩,肩背

虽阔，微弓似虾，特别是眉角一记黑痣，嘴角有一道蝌蚪纹，破了大富大贵之相，不仅一生晃荡，而且命中无妻无子。不料偏让秦老先生说差了，俗话说，歪瓜也会有烂桃相配，何况，还算一表人才的秦石晃并不是歪瓜，看上他的小女子也不是烂桃，而是镇上开杂货铺的“金算盘”的三闺女。这“金算盘”可是镇上第一大能人，抓把沙土都可卖出钱，摆的杂货摊一直生意兴旺，算得上镇上小康之家，三闺女虽不是娇生惯养，也是衣食温饱，人又生得浓眉大眼，周周正正，人人都惊奇秦石晃用什么蛊药让三闺女犯了迷。也不知是谁先看上谁的，反正两人偷偷好上了，三闺女肚子大了，接着“金算盘”制止，女儿喝药上吊，正闹到这份儿上，“金算盘”犯事了，劳改死在监狱里，两人草草成婚住在一起，不到六个月生下秦二世。三闺女成婚不易，先是偷嫁惊恐，后是父死悲伤，这秦二世十月在胎里没有好心情，生下不足五斤，似个小老鼠，从小体弱多病，母亲心情又不好，奶水不足，致使二世体质很差，七岁时得一场大病，诸药无效，差一点儿就送上烂尸岗，求老中医讨一丸“朱砂丸”，方才救治。这朱砂丸是当地名中医老先生万不得已才使用的救命丸，治死治活在此一举，吃过这药活下来的孩子长大脾气暴、横、蛮、傻。果不其然，秦二世病治好了，身体壮了，越大越能闹腾，会走路就惹是生非，爱打架，打起来不要命，高小未毕业就辍学了，给生产队放老牛，让老牛吃了打了农药的庄稼中毒死了；帮一个鸭师放鸭子，把成群的鸭子放丢了；牵瞎子算命，把瞎子牵到水塘里。学农活不好好学，成天跟一帮青皮泼棍瞎混，镇上村里谁提起背地都指脊梁骨，父母跟着受气，又不敢过多指责他，还是秦石晃的拜把兄弟老屠夫帮救个驾，收下二世当了徒弟，去学杀猪卖肉。

这个秦二世，虽先天体弱，后天发育却不错，既继承了父亲的膀壮腰圆，又继承了母亲的浓眉周正，往那一站，是个精壮、英俊的农村小伙子。还加上胆子大，心性野。他内心十分看不起父亲的窝囊，对父亲当年犯迷糊交了商品粮本，害得他这个镇上生的二世成了个修地球

的很有看法，数落多了，久了，已被生活折磨得早没有锐气的秦始皇自觉在儿子面前矮了一截。特别是秦二世对父亲喋喋不休痛说那段与湘妹子的艳史更看不起，“连个屁毛都没闻到，吹个熊”。杀猪这种营生更野了他的心性和胆识，他常对朋友说：杀猪有两大乐趣，一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痛快；二是在乡下收购猪时，玩姑娘不要钱，还都是黄花闺女。开始人们都以为他吹牛，后来也有些相信了，确实常常有花花绿绿的姑娘大老远来看他，羞怯怯而来，欢快乐而去。到上海、广州的打工妹返乡过节来看他，找对象，要远嫁的姑娘来看他，走了一个又来一个。秦始皇有时警告儿子：莫惹麻烦，拣好的娶一个。秦二世不屑一顾，倒真没有姑娘家来闹过，儿子也没娶哪一个。

秦二世心里是有个姑娘，这姑娘住在有鸡鸣狗吠听三省之称的鸡鸣村，现属湖北英山管辖。姑娘是老村长的女儿，家境在当地算得上殷实，秦二世与她是下乡收猪时认识搭上的。据二世高兴时断断续续透露：去收猪那天，只有姑娘一人在家，敲门进屋说明来意，看过猪栏，一碗糖水还未喝完就搞定了。按照二世的话说，这姑娘那个皮肤，那个水灵，那个放荡，叫你欲仙欲死，销魂难忘。这种姑娘符合二世的口味。玩过不少女人的二世有句经典名言“美女好找，浪女难求”，村里人对姑娘之浪不知，对姑娘之美却眼见为实，隆鼻子、尖下巴、小口蛇腰、凸乳丰臀，皮肤白得赛藕，颧骨高高赤红。姑娘到村里来过，柔柔顺顺，说话细声细语，看不出二世说的浪，引得村里小伙子围观议论、啧啧羡慕，连从北京回来的黄寡妇小儿子黄小山都说二世有艳福，但又说二世享受不了这种尤物，两人差点儿动起了拳脚。秦始皇不看好这姑娘，说这种女子恐怕是祸害，古训“女人颧骨高，杀夫不用刀”。当然，他也知在不听话的儿子面前说这些是没什么用处的，只好在私下摇头几下、叹气几声。

也不知是不是真的被老子说准了，连二世本人都没有想到，他的生活命运大转折正是从这个姑娘开始的。

1

“秦二世卖杀猪家伙啦！”

“秦二世跟他爸打起来啦！”

妙仙村本来就不大，二三十户人家，现如今在家妇幼老人多，除吃喝干活有趣事不多，秦家父子素来不睦，两人嗓门都大，争吵暴吼是常事，动手动脚却没有过，听到这消息的村民从散在山坳、山腰的村舍奔向秦家时，父子打斗已结束，二世的母亲蹲在屋檐抹眼泪，老秦在院子里晃来晃去，口中骂骂咧咧，不时地拿手指老婆：“都是你——惯！惯！唉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……”

几个婆子媳妇将老秦媳妇拉进屋，忙劝慰，烧水，几个汉子扯住老秦，抽烟，问原委。

二世母亲抽抽泣泣地说，多次公开声明不进城的秦二世也要外出闯荡了，父亲劝说不理。本来父子就不太亲密，老子又想依武压人，哪压得住？言语相顶，肢体拉扯，老秦只有气得喘气，谩骂，也没其他办法，闯祸的儿子也无了踪影。原来为这个事吵架，连来劝说的村民也难以理解了，现如今去外打工的多了去，青壮小伙子，年轻姑娘、媳妇，不出去反倒奇怪了，秦二世这样仍野在家拉磨转圈本来就是背后议论的对象。可大家一想：这农村里吵架，场面上说的原因是对大家说的，内里乾坤是不能说的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浮在人眼前的是冰，冰下的水，水中的寒外人是不应知道的。也都就事论事劝和劝和。

秦家在这村是外来户，没什么直系亲戚，平时父子俩遇事又是吹

胡子瞪眼，人缘说好却有些隔阂，说坏也坏不到哪儿去。不像农村大户，拐弯抹角亲戚多，吵架，有事，三公四长，七老八大，有人出面调解，因此，空气稍消停了些，大家也都散了，带走的疑问成为各家床头议论谈笑的资料。

掌灯时分，儿子随杀猪师傅回家，儿子的师傅是老秦早年好友，年轻时还拜过把子，老秦一直服他，也只有他才敢收下顽劣不驯的二世当徒弟，自二世独立单挑后，师傅年纪大也早不杀猪了，来老秦家的次数也渐稀少。

“兄弟媳妇，把这肉炒了，放辣些，我和兄弟喝两盅。”上了年纪的老屠夫声音还那么洪亮，似敲黄铜铸就的磬锣，随手将一块肋条肉摔在桌子上。

酒菜端上来，老屠夫喊二世给父亲敬一杯酒，看二世听从了，接着教训二世，“你这个小子，越来越不像话，敢打起老子来，也不想想，你是从哪来的，大树丫掉下来的？没出息相！为一个女人就撒泼发疯，古人常说，女人是衣服，脱了一件衣服，咱换一件新的，更好的。去鸡鸣村找她爸，去上海滩找姑娘闹，算什么本事？我看我是白收你这个徒弟了，木头人一个！大丈夫立于世，岂能因一个女人而失去志气。”老屠夫说得鼻子红红的，额上的青筋暴暴的，二世乖乖听着，没有吭气。酒过三巡，老屠夫又对秦石晃说开了，“兄弟，咋就想不开呢？儿子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想飞哪儿飞哪儿，由他去，说不定是好事，现如今村里连麻雀都往外飞，挡不住的。你别以为二世会杀猪手艺还能混个肚圆，一家一户喂猪的越来越稀少了，猪场的猪都调屠宰场杀，那里是用机械，这手艺快完啦！趁早让他进城找个好出路。你看方圆十里八村盖楼房的哪个是土里刨出来的？还不都是打工挣的，现如今笑贫不笑娼。二世又是男人，怕个熊！我早就想二世应当出外闯闯了，你放心，他想明白了，不会去英山闹，也不会去找湖北妹子闹，只想外出打

工。他聪明，眼头活，有力气，我看说不定到城里能挣大钱，你看你老宅子快二十多年了吧，也该修一修，换一换了，靠杀猪混个杂碎钱驴年马月也换不了。”

老秦一仰脖子喝口酒，出一口粗气，“老哥，你还不了解我，不了解二世？我什么时候说话他听过？这么大了，也不娶媳妇，整天当他的花花太岁，村里出去这么多人，他从来没动过心思，要说也是，这城里钱不是好挣的，农村人去挣钱，男人靠卖力，女人靠卖笑，他有什么，有蛮力长懒筋，卖笑又不是女人。这次铁了心要出去，是为了那个湖北妹子，憋着一股劲哩！赌气走，能有个好？我是过来人，大城市我闯过，那水深啊，弄不好被淹死。”

二世说：“什么水深？没用！一个湘妹子就把你吓趴了几十年。我又不是三岁两岁孩子，跟师傅这些年来，虽不是走南闯北，也算见多识广了，好些人到城里能混出人模人样，我就不信我没他们本事大，到时说不定带个城里媳妇给你看看。”老秦其实早就想通了，一顿酒，一席话，不过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

二世遇事喜欢去找好朋友王百川，王百川是村小教师，土生土长，读过高中，喜读杂书，还会写写歪诗。要说这王百川，在村里人眼里也是个疯疯癫癫的主，说书读得好吧，又考不上大学，说书读得不好吧，啥事都说出个歪理。要说聪明吧，连媳妇偷跟了汉子都管不住，要说笨吧，又是村里识字最多的人。诸般农活不会，只靠肚里灌的几瓶墨水当个孩子王，插科打诨博村民一笑。王百川是一贯反对别人进城的，原因是他老婆本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，两人经不住诱惑，两年前同去广州打工，不到一年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老老实实返回村小教书。提起城里人，咬牙切齿，提起城里事，连说肮脏，又多了些安贫乐道的理论，常说：“黄鳝是黄鳝的命，泥鳅是泥鳅的命，泥鳅不要去钻黄鳝洞，说不定洞里卧的是一条毒蛇。”借喻打消那些进城打工犹豫

中的男女。秦二世佩服王百川，王百川给秦二世讲过许多书里的故事，两人常一起议论女人，抨击村政，王百川主意多，秦二世行动多，自奉为妙仙村一文一武，村里人背后称一妖一怪。老支书老神仙对两人有个评论：这两个东西是茅草中的蓑衣草，弄不好割手，弄得好可以编蓑衣遮风挡雨。

小学校的灯光下，两好友翻来覆去地研究湖北妹子写给二世的绝交信，把字眼都抠碎了，王百川得出结论：这姑娘对他还是有情义的，嫁老板，留上海，实属不得已。父亲是老村长，村长都少不了霸道，让他赞成女儿嫁给个农村的杀猪匠，比登天还难，想去上海混个人样，有单飞的资本才行。一个女孩子在大上海混谈何容易，资本本事都在于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个漂亮女人，这封信还是她从非洲回来写的，老板都带她出国了，出国就要住旅馆，老板想怎么搞就怎么搞，就像你当时搞她一样，女人又爱虚荣，你都不能为她守贞节，她能为你守贞节？劝二世断了念想，认命吧。

认命？杀了上千头猪的秦二世才不相信什么命哩！他听王百川说过刘邦手下樊哙将军也是杀狗出身，故请人描了几幅樊哙画像，挂在家里中堂上，逢年过节，别人家贴上门神尉迟敬德，秦琼，二世家贴樊哙将军像。这次因心爱的女人被城里人抢走了，更来了杀猪屠夫的倔劲，“我就不相信城里男人有两个屌。刘邦是不是农民？朱元璋是不是农民？毛泽东是不是农民？他城里男人抢我们农村女人，我要来个农村男人去抢城里女人！”说这话时，眼光直冒火星，仿佛面前正躺着一头活蹦乱跳的猪，他正处于拔刀出手之际。那语气，那神情，连素以胆大有识自称的王百川都有些寒意。

王百川摸摸索索拿出一瓶酒，又找出几把花生米，打开一瓶沙丁鱼罐头。兄弟俩边喝边聊，王百川瞪着发红的眼珠，说：“兄弟，我是搞怕了，在城里，人人说话都是拐弯抹角，男人笑咪咪的，不知道笑里藏着些什么；女人笑咪咪的，不知想些什么，你看城里楼房每个窗台都

拉有厚厚的窗帘,花色虽好看,但捂得紧紧的,不知里面唱的是哪出戏。不像咱乡下窗台只糊了一层纸,一捅就破,娶媳妇也这样,大家捅破窗纸就可以听房观景,城里就不行。我当初去广州,也是心气蛮大的,现如今只好认败了,惨了,只能回村里当这个孩子王。你看,当时我还为自己写了一首壮行诗哩!读给你听听,题目是《我是聪明的阿里巴巴》。

到城里去
到城里去
那里有财富
那里有黄金
只要喊声“芝麻开门”
就会门洞开财源滚滚、美女如云

别了 面朝黄土的岁月
别了 小桥流水的山村
别了 穿碎花衣衫的女人
我是聪明的阿里巴巴
完全有战胜四十大盗的自信
阿拉伯的故事只讲到一千零一夜
延续故事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!
我们!!
我们!!!

当朗诵到“我们”时,王百川陡的嗓音来个高八度,连二世也被感染了,跟着声嘶力竭一连数遍地高喊“我们!我们!”震得白报纸糊就的窗户纸嘶嘶作响。“吱呀”,这时关上没门的破木门也被一阵风刮开

了。连屋檐几只沉睡的麻雀也被惊醒了，喳喳连叫几声，扑扇几下翅膀飞几下，不离屋檐边又换了窝。两人跑到门前，对外望，一轮圆圆的大月亮正升中天，没有几颗星，薄薄的云儿从月亮上擦过，月光反照可见流动得很快，很急，似放幻灯片。黝黑的松树林被风吹过，发出浑厚低沉的松涛声响，周遭昏昏的，静静的，忽有一只野鸡被什么弄惊了，鸣声大叫，翅膀扇动送来扑刺刺的声响。两人都知道，松树林中间有个大水塘，塘边长满密密的野茭白、苇子，以前他们随老神仙在那里钓过野鸭。老神仙还说，那里晚上常出没一个漂亮的女鬼，为此两人曾偷偷地去坐蹲过几夜，听水动波摇，涛吟蝉叫，虽没见女鬼，但少时顽童的探险记忆还是那么清晰、美好，可惜现在再也没有那种心境了。野鸡叫声消逝后，周遭静下来，两人对瞅瞅，都没了言语。王百川忽然哭了起来，先是哽哽咽咽，一会儿便成了号啕大哭，哭得伤心伤肝，二世一时手足无措，莫名其妙，劝什么，说什么，没了主意，也搞得没头没脑。待王百川哭声渐小了，递上毛巾，看他擦了擦泪，心想：这文化人真是搞不明白。

“兄弟，这首诗送给你，带去上城闯，为我们农民兄弟争光！”已有醉意的王百川迅速擦干泪水，看二世不解地盯着自己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摸摸索索从书架找出一张纸，将工工整整早抄好的《我是聪明的阿里巴巴》诗郑重地交给了二世。

“兄弟，放心，我是聪明的阿里巴巴！”二世也带着醉意一脸庄严，从王百川手中接过诗稿，仿佛在接受皇上的诏书。

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》的故事秦二世很熟，看过连环画，看过电影。《一千零一夜》这本书二世也翻过，没看完，但书里好多故事听王百川讲过，他不赞成书中动不动就说女人是祸害的评价，他最喜欢那些冒险闯荡发大财的故事，特别是那个懒汉辛伯达大运连连的段子，又有趣，又艳羡。接过挚友的赠诗，二世血涌脑热，第二天很快处理完杀猪家伙，不顾父亲的摇头叹气，雄赳赳地踏上进城闯荡的路。

2

到城里去，去就去大上海，那个令他伤心的湖北妹子。他不会去寻找，去投奔的，提前告诉鸭鸭。这鸭鸭是二世的粉丝，铁杆粉丝，三流镇街后村的。鸭鸭长得并不好看，矮矮铤铤，黑黑胖胖，可人很讲情义。说起来鸭鸭和他还算青梅竹马，鸭鸭出身很苦，是当货郎的父亲从烂尸岗捡回来的，没妈长大，从小拜二世妈为干妈，干亲能不能发展为湿亲，货郎有心，鸭鸭也有意，但二世提不起神，秦始皇夫妇见鸭鸭长相一般，儿子又管不了，也淡了这念头，可鸭鸭和二世的干兄妹情谊却一直保持着。

鸭鸭姑娘在上海当保姆，听到二世来的消息，一宿没睡好，早早起床，梳洗打扮，向主人请了假，亲自去接站。得知干哥哥也要长住上海，心里腾地蹿上一串火苗，立即调动小姐妹的关系，帮二世找工作。正好鸭鸭打工的社区在招保安，于是来自大别山区的杀猪屠夫换上了上海社区保安的服装。

刚来上海就顺利找到工作，二世手上又带有一点儿积蓄，当晚便阔绰地招待了鸭鸭和众姐妹撮一顿，小饭馆大菜使劲上，喝啤酒不过瘾，一气将从家乡带来准备打点的四瓶“临水大曲”喝光，男男女女都有些醉了。

喝醉的鸭鸭扶着同样喝醉的二世去小保安下榻的半地下室，不知是谁先主动，二世把鸭鸭睡了。天微明，两人醒来，看到铺盖上点点血迹，鸭鸭哭了，二世也慌了神，但更多的是懊悔：奶奶的，原本想睡